

廣陵劍

梁羽生



廣陵劍

卷二

梁羽生



目次

第一回	难得名山聆雅奏 谁知仙窟遇魔头	3
第二回	广陵散绝留长叹 侠士刀传发浩歌	33
第三回	惆怅故园劳梦想 何堪良友隔幽冥	63
第四回	苍天有意磨英骨 青眼何人识使君	93
第五回	陌路惊逢三恶贼 穷途巧遇两摩诃	119
第六回	秘笈几番招鬼魅 瑶琴叠奏谒宗师	155
第七回	要诀玄功传弟子 广陵绝曲悼宗师	183
第八回	胡马久惊侵禹域 人间哪得有桃源	203
第九回	忍见名城浮劫火 心伤大侠送遗书	243

第 十 回	九州铸铁终成错 一着棋差只自怜	26
第 十 一 回	藏身斗室闻私隐 移祸东吴造谎言	30
第 十 二 回	敌意消除双剑合 情怀历乱寸心知	33
第 十 三 回	失足终成千古恨 盟心愿结此生缘	35
第 十 四 回	惆怅断魂空出峡 只怜飞絮已无家	39
第 十 五 回	归来愿作名山伴 此去徒伤侠女心	43
第 十 六 回	太息故园成瓦砾 谁营新冢慰孤儿	45
第 十 七 回	恩怨难分悲侠士 琴箫合拍觅知音	48
第 十 八 回	别雁离鸿来锦瑟 振衣弹铗上莲峰	52
第 十 九 回	情深岂易轻挥剑 梦醒何堪一抚琴	56
第 二 十 回	滴水有情人已杳 名山作伴愿终违	58
第二十一回	难补情天空有憾 岂能琴剑两相忘	62
第二十二回	啼笑非非谁识我 坐行梦梦尽缘君	65

第二十三回	缠绵思尽抽残茧 宛转心伤剥后蕉	679
第二十四回	空有余情归故里 为消宿怨入京华	705
第二十五回	三生缘结盟鸳誓 一剑诛仇侠士心	743
第二十六回	眼底群魔何足道 胸中九鼎一丝轻	781
第二十七回	痴男怨女情难解 伏虎降龙愿未酬	803
第二十八回	义结小王搜密件 但凭双剑斗凶僧	835
第二十九回	闪电绝招寒敌胆 追风快剑破重关	859
第三十回	萁煎豆泣情何忍 凤泊鸾飘各自伤	889
第三十一回	血仇未报须挥剑 心事难言尽付箫	925
第三十二回	去来大内惊昏主 杀劫中原有活棋	971
第三十三回	比翼离群伤客意 十招克敌报亲仇	1003
第三十四回	美景怆怀思旧侣 毒镖传信遇巫娘	1035
第三十五回	覆雨翻云施诡计 图穷匕现斗魔头	1069

第三十六回	双剑逞威惩恶霸 单刀赴会陷英豪	1093
第三十七回	侠士清怀天上月 女儿心事镜中花	1111
第三十八回	柳下梅边寻旧侶 兰因絮果证鸳盟	1145
第三十九回	乱石崩云腾剑气 惊涛拍岸斗魔头	1177
第四十回	友敌混淆行诡辩 是非大白破奸谋	1203
第四十一回	江湖浪子遭惩戒 东海龙王亦遁逃	1229
第四十二回	十年疑案明真相 一叶轻舟渡险滩	1253
第四十三回	琴韵箫声欢合拍 雪泥鸿爪偶留痕	1281
第四十四回	豺虎未除腾剑气 龙蛇混杂入京华	1299
第四十五回	拍案撕盟驱敌使 易容矫诏戏将军	1333
第四十六回	故园寻梦心应碎 异域惩奸胆更豪	1371
第四十七回	深入龙潭诛国贼 横穿瀚海会同门	1405
第四十八回	广陵散绝琴弦断 塞外星沉剑气消	1433

第十三回 失足终成千古恨 盟心愿结此生缘

云瑚说道：“不是我有事，是你有事。陈大哥，你受了伤都不知道么？”陈石星刚才被呼延龙刺了一剑，左臂划开一道三寸多长的伤口，鲜血不断沁出，此时已是染红了衣袖，开始给云瑚发觉了。

陈石星道：“一点轻伤，算不了什么。”

云瑚说道：“受了伤可不能大意，先止了血再说。我身上带有金创药。陈大哥，请你坐下来，让我给你敷药裹伤吧。”

刚才在剧斗之中，陈石星受了伤也不觉得疼痛，此时给云瑚提醒，方始觉得，说道：“也好。那么麻烦云姑娘了。”

云瑚说道：“陈大哥，你帮了我们母女这样大的忙，些须小事，你也和我客气？”

可是当她掏出金创药的时候，却是不禁有点踌躇了。要给陈石星敷药裹伤，非得他脱掉上衣不行，她是一个女孩儿家，有生以来，几曾和一个初相识的男子如此亲近？自是不免有点难以为情。

陈石星懂得她的心意，一咬牙根，把半边袖子撕了下来，说道：“云姑娘，请把金创药与我，我自己会敷的。”

陈石星一客气，云瑚倒是不好意思了，说道：“陈大哥，

你只用一条手臂，敷药如何方便？听我的话，躺下来吧。”

陈石星小心翼翼的把背着的古琴先放下来，靠着大树坐下，说道：“云姑娘，多谢你了。世间事情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几个时辰之前，你还把我当作敌人，如今你却对我这样的好的。”他是心里着实欢喜，不自觉的就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云瑚脸上一红，说道：“是呀，的确是有许多事情意料不到的。陈大哥，你还怪我刚才的鲁莽吗？”

陈石星道：“我感激你都还来不及呢。嗯，你的金创药比我随身所带的金创药还好得多，现在已经不疼了。”

云瑚笑道：“哪有见效这样快的。天色已黑，龙成斌那小贼吓破了胆，料想是逃回大同，今晚决计不敢再来的了。咱们也不必忙于赶路，就在这里歇一宵了。你先睡，我给你守夜。”

陈石星道：“其实我并不累，今晚不睡也行。”

云瑚柔声说道：“陈大哥，你的本领十分高强，但也不是铁铸的身子，还是听我的话，先安歇吧。”

“最难消受美人恩”，一个美丽的少女对他如此温柔体贴，陈石星几曾得过？不觉如沐春风，心里甜丝丝的好不舒服。说道：“好的，我听你的话。但现在我可还未想睡。”

云瑚说道：“陈大哥，你这张琴让我瞧瞧行么？”陈石星道：“当然可以。”

云瑚抚弄古琴，赞道：“好一张稀世之珍的古琴，想必是你的家传宝物了？”

陈石星听得她称赞自己这张古琴，心中更是欢喜：“想不到她竟然是个识货的行家。”说道：“是我爷爷留给我的。或许它不能算是稀世之珍，但在我的心目之中，却确实

没有哪样东西可以比得上它。”

云瑚微微一笑，说道：“当真没有么？”

陈石星瞿然一省，说道：“不错，有一样东西是要比它珍贵得多。”

云瑚道：“那是什么？”

陈石星道：“是知己的友情。”

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不觉想起了“小王爷”段剑平来，他在内心中许过愿，要把这张古琴送给段剑平的。

云瑚却领会错了他的意思，只道他这话是为自己而发，不觉粉脸微红，说道：“陈大哥，你的爷爷是天下第一琴师，你的琴想必是弹得很好的了。”

陈石星道：“我和爷爷差得远呢。可惜我的手臂受了伤，待我好了弹给你听。云姑娘，你也喜欢弹琴的吗？”

云瑚说道：“我弹的琴可是不成曲调，小时候胡乱学过几天。我有一位朋友，他很喜欢弹琴。”

陈石星道：“可是小王爷么？”

云瑚说道：“正是段剑平。你怎么知道？”

陈石星道：“我在大理听过他弹琴，弹得很是不错。”

云瑚说道：“前几年他曾在我的家里住过一个多月，常常弹给我听的。但我知道他一定没有你弹得好。”

陈石星勉强笑道：“你又没有听过我的弹琴，下这评语不太早了一点么？”

云瑚说道：“何须听过？俗语说名师出高徒，何况你的爷爷就是天下第一琴师。咦，陈大哥你在想些什么？”她忽地注意到陈石星如有所思了。

陈石星道：“没什么，我是在想什么时候好了，可以为你弹琴。”其实心中却是在想：“要是他们成了亲，我把这

张古琴送给他们夫妇，倒是一件最佳的礼物。嗯，他们一个是王府的贵公子，一个是大侠的女儿，他们匹配，才是最美满的姻缘。”

云瑚笑靥如花，说道：“那么我先多谢你啦。陈大哥，听说琴声可以令人宁静，是真的吗？”

陈石星道：“我听爷爷说过，要是琴技已臻化境，别人的喜怒哀乐，都可以任由你的琴声操纵。”

云瑚说道：“可惜我弹得不好，否则我倒想弹奏一曲，给你催眠。陈大哥，你累了一天，也该睡了。”

陈石星道：“段公子弹得很好，你是他的高徒，何须客气？你弹给我听吧，我真的想在你的琴声之中安眠。”

云瑚笑道：“其实我是想请你这位名师指教，我弹给你听，你可不要笑话我。”

当下取出古琴，自弹自唱：

“晚风前，柳梢鸦定，天边月上。静悄悄，帘控金钩，灯灭银缸。春眠拥绣床，麝兰香散芙蓉帐。不见萧郎，多管是要人儿躲在回廊。启双扉欲骂轻狂，但见些风筛竹影，露坠花香。叹一声痴心妄想，添多少深闺魔帐。”

这是大同地方流行的民间小调，少女思春之曲。云瑚十四五岁的时候，段剑平最后一次在她家作客，教她弹的。当时她也不解其中之意，只是觉得这个曲子好听，就牢牢记住了。此时弹奏出来，给陈石星听，一曲奏罢，不觉脸晕轻红。

陈石星听得心神俱醉，蓦地想道：“这想必是段剑平教她弹的，以便他日闺房之内，妇随夫唱，听这曲子，其乐有胜于画眉。我可不能想歪了。”听着这个轻松的曲子，陈石星心里有三分伤感，但更多的七分却是甜意，果然不知不觉

的就在她的琴声之中睡着了。在梦中他看见云瑚笑靥如花，和段剑平手拉着手向他走来，他献上古琴，当作送给他们的新婚贺礼。

陈石星梦见段剑平，云瑚看着他闭上眼睛睡着了，不知不觉也是想起了段剑平来。

她从来没有和一个男子如此接近，除了段剑平之外。

段剑平曾经好几次到过她的家里，她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不过在她十五岁那年，和段剑平分手之后，一直有三年多，却没有再见过面。

在这三年当中，她除了记挂迟迟不归的父亲之外，常常想起的就是段剑平了。每次想起他的时候，总是有着一个快乐的回忆。

今晚，她对着新相识的陈石星，不知不觉又想起了段剑平。

但今晚的感觉，却和以往每次想起段剑平时候的感觉不同。

“想不到这个初相识的少年，对我也是如是之好，就象段大哥对我一样。”云瑚心想。

她没有兄弟姐妹，在她的心目之中，一向是把段剑平当作亲哥哥一样的。

陈石星才不过是第二次和她见面，严格说来，真正“相识”，还不到一天。

虽然是“新相识”，又不象是“新相识”，陈石星和她家的关系之深，现在来说，恐怕还要超过段剑平了。他曾经救过自己的父亲，父亲临死之前，他不辞万里迢迢，踏入危城，来为她的父亲送回遗物。他又是她母亲的恩人，她的家事，他已完全知悉，甚至比她自己还要知道得清楚。

还有令得她一想起来脸上就发烧的一件事情，张丹枫是他的师父，张丹枫已经把雌雄宝剑分赠给他们二人。

她想起段剑平，只是象小妹妹想起大哥哥一样。回忆是快乐的，但这快乐的由来，只是在感觉上满足于得到一个大哥哥的爱护。

这个“初相识”的少年，在这一天经历过的事情看来，也是象段剑平一样“爱护”她的。但他的“爱护”却又似乎和段剑平的“爱护”不同，这种微妙的感觉，很难用言语表达出来。

她想起段剑平不会脸上发烧，如今对着陈石星却是不知不觉的脸上发烧了。

陈石星已经睡着了，她不好意思守在他身边看着一个“陌生男子”的睡态，于是放轻脚步，从他身边走开。在她的心里，不知不觉的把这个“陌生男子”和她一向当作亲哥哥的段剑平比较起来。

段剑平是气度雍容，举止潇洒，不但武功极好，琴棋诗画也无所不能。他曾教她弹琴，教她写字，替她画像，为她写诗，说实在话，她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位“段大哥”的。

她和陈石星虽然“相识”才不过一天，但她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他和段剑平并不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人。

陈石星的琴也许比段剑平还要高强，但纵然琴剑无双，也是掩盖不了他的“乡下人”的本色。

而陈石星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掩藏自己的泥土气味，他是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和云瑚相见的。

不错，她是非常喜欢段剑平的，喜欢他的潇洒，喜欢他的雍容，但陈石星这份质朴纯真，却也给她一种稳重可靠而又可亲的感觉。她不知道和陈石星相处久了，是不是也会象

喜欢段剑平一样的喜欢他，但她知道最少现在他是不会讨厌她的。

云瑚想呀想的，不觉脸上又热起来了。一阵清风吹来，她定了定神，清醒了些，不禁心中自笑：“我为什么要拿他们二人比较呢？我又不是想嫁段大哥，至于陈石星，他虽然有雄剑白虹，我也并不是非嫁他不可。我的年还轻呢，何必自寻烦恼？太早地想它作甚！”

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终身大事，今晚是第一次。她不愿意再想下去，但心情却是仍然无法宁静下来。

不知不觉她走到树林深处，离开陈石星越来越远了。

她的那匹白马和陈石星夺来的那匹坐骑，可能是去找寻草料，也可能是象初恋的情侣一样，在这幽美的夜色之中，不知躲到哪里“谈情”去了。

忽然她隐隐听得有马嘶之声。她初时以为是她的白马发现了主人的踪迹，跑来迎接主人。但过了片刻，不见白马跑来，却听见脚步声了。

云瑚躲在一棵大树后面，这晚月色很好，月光下隐约可以见到两条黑影在那边的山坳出现，看背影似乎是一男一女。他们并肩而行，并没骑马。

云瑚伏地听声，只听得那个女的说道：“奇怪，咱们这匹白马刚才不知怎的好象颇为焦躁，不听指挥，就把咱们带来这里。”云瑚吃了一惊，这声音竟是似曾相识。

跟着一个男子的声音说道：“跑了整整一个白天又半个夜晚，马不累人也累了，秀妹，你也该歇歇啦。”

那女的说道：“英表哥，你不知道我多么记挂云家妹子，如今大同之围已解，我恨不得插翼飞去看她。”

那男的道：“我受了段剑平之托，也是急于要见她啊，

不过咱们的白马跑得飞快，和插翼也差不多，反正明天一定可以赶到大同，你也不必太心急了。找个干干净净的地方，你先舒舒服服睡一觉吧。我替你守夜，明天一早，我会叫醒你的。”

云瑚听到这里，不觉又惊又喜，原来这一男一女，正是她希望到了金刀寨主那里可以和他们会面的江南双侠——郭英扬和钟毓秀。想不到用不着到金刀寨主那儿，他们已先自来了。

“原来他们连夜赶路，正是为了要去找寻我的。我且暂不作声，开他们一个玩笑。”此时郭钟二人已经走进树林，和云瑚匿藏之处距离不远了。云瑚准备待他们走近之时，才突然现身，吓他们一跳，令得他们又惊又喜。

脚步声停了下来，似乎是在寻觅适宜于睡觉的地方。云瑚见他们没有继续走来，正想悄悄过去吓他们一跳，忽听得钟毓秀笑道：“你准备怎样替段剑平去向云家妹子表白心意。”

此言一出，不是云瑚吓他们一跳，而是他们吓了云瑚一跳了。“段剑平要向我表明什么心意？又为什么要他们代为传达？”这霎那间，云瑚的一颗心不禁噗通通的跳，大感惶惑了。

只听得郭英扬笑道：“他不好意思和你说，我也不好意思和云家小妹子说。秀妹，你就帮我这个忙吧。不，不是帮我的忙，是帮段大哥的忙。”

钟毓秀笑道：“说起来段大哥也是怪可怜的，他虽然是‘小王爷’，荣华富贵，样样齐全，可是缺少一个知心的人儿陪伴，到现在还是‘孤家寡人’，再过几年，‘小王爷’只怕也要变成‘老王爷’啦。这个忙咱们倒是应该帮他

的。”

郭英扬道：“是呀，这个忙也只有你才能帮他，你是应该当仁不让的了。”

钟毓秀似乎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笑道：“要我帮他的忙那也不难，你把他和你说的私话说给我听。”

郭英扬笑道：“我说给你听不打紧，你可别要回去取笑他。你不知道这位‘小王爷’，平日看来是那等潇洒，说到自己心事的时候，却是扭扭捏捏象个大姑娘一样，脸都红了。”

钟毓秀忍俊不禁，“噗嗤”一笑，说道：“你别穷刻划了，快点说吧，你是怎样探出他的心事的？”

郭英扬道：“那天我劝他成家立室，我说你已经是将近‘而立’之年了，也该有位王妃啦。他只是不作声。我说你文武全材，也难怪你眼光太高，我知道普通的女子你是看不上眼的。但要找一个能够和你匹配的女子确是很难，你就将就点儿吧。”

“我说了这番话，想不到却是引得他开口了。你猜他说什么？”

钟毓秀道：“他就把意中人的名字告诉你了？”

郭英扬笑道：“他才没有这样爽快呢。他先是叹了口气，然后好象蚊子叫一样低声说道：‘你说错了，不是我看不起人家，是我怕自己配人家不上。’”

“我一听欢喜得跳了起来，说道：‘这么说，原来你是已经有了意中人了，快点告诉我，是谁家的姑娘。’”

“半晌，他吞吞吐吐的说道：‘这位姑娘，你也是熟识的，她的父亲是名闻天下的大侠，她自小聪明伶俐，秀外慧中，我们两家有数代交情，她一向把我当作大哥哥一样。小

时候我和她开过玩笑，说是一定要娶她为妻，当时只是一个玩笑，但当我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她已经是开始长成的小姑娘了，回家之后，我就老是忘不掉她，我心里明白，我开的不是玩笑了，我真的想娶她了。’

“一时间我还没有想到他说的这位姑娘是谁，我一面思索，一面问他：既然你们乃是世交，为何你不托人提亲，以你这样的身份人材，还怕女家不答应吗？”

“他又叹了口气，说道：‘我比她大着十岁呢，一向又是把她当小妹妹一样，怎好意思开口。’”

“我说用不着你向她开口呀，找个大媒，向她爹爹去说就是。”

“他说，这位姑娘的爹爹已经失踪了三年，她只是孤零零一个人在家里的！”

“说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登时跳了起来，嚷道：原来你说的是云大侠的女儿，我们的云家小妹子！”

郭英扬料想不到，云瑚更是料想不到！她偷听郭钟二人的谈话，听到这里，不觉粉脸通红，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了。

段剑平和她“开玩笑”的那幕往事，她本来早淡忘了的，如今突然听人提出，这幕往事，不觉重又泛上心头。

当时她还只是八九岁的小姑娘，那天她要段剑平陪她下河捉鱼，那是一条黄水混浊的淤泥河，段剑平是“小王爷”的身份，几曾做过这种事情？为了逗云瑚高兴，只能战战兢兢的陪她踏进淤泥河里，他越怕弄脏，云瑚就越发顽皮，故意把浊水泼在他的身上，把他一件簇新的衣裳弄得满是污泥。云浩出来找他们回去吃中饭，刚好看见女儿戏弄段剑平的情景，带笑责备女儿道：“你这野丫头如此顽皮，谁敢娶

你做妻子？哼，你要是不改，将来是一定找不到婆家的了！”她被父亲责备之后，还当真是有点担心，偷偷的问段剑平：“女孩子一定要嫁人的吗？我找不到婆家，那怎么办？”段剑平听了，哈哈大笑，说道：“小妹子，你别担心，我一定娶你为妻！”

想不到段剑平开这个“玩笑”，如今他竟然是当起真来了！

小时候，她为了父亲吓她“将来找不到婆家”而要偷偷去问段剑平“怎么办”？如今，她却是为了段剑平真的要“娶她为妻”，而不知“怎么办”了。但她现在却能和谁去商量？

心乱如麻，云瑚不觉呆了。她本来准备突然跑出去吓郭钟二人一跳的，此时也害羞得不敢出去了。她害怕钟毓秀当真和她提亲，她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正不知所措，忽听得马嘶之声，是三匹马同时的嘶鸣之声。

郭英扬吃了一惊，跳起来道：“这树林里藏有人！”

钟毓秀则又惊又喜，失声叫道：“郭表哥，你仔细听，好象是我的那匹坐骑！”

郭英扬道：“不错，叫声是有点象。咱们快去看个明白。”他话犹未了，钟毓秀已是飞快的朝着马嘶的方向跑过去了。郭英扬连忙跟着她跑，只留下一个不知所措的云瑚。

过了一会，密林深处，隐隐传出金铁交鸣与喝骂之声。茫然不知所措的云瑚好象从一个纷乱的梦中惊醒过来，心里叫道：“不好，莫非是他们和陈大哥打起来了，我该怎么办呢？唉，这真是越弄越糟了！”

孤男寡女，同宿林中，纵然光明正大，也是难免瓜田李下之嫌。何况郭钟二人又正是为了替段剑平做媒来找她的。